

上 篇 总 论

火针疗法是将特制的针具用火烧红针体后，灼刺人体一定的腧穴或部位，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医疗方法，属于针灸学范畴。

火针疗法源远流长，最早直接提出火针疗法的医籍首推《黄帝内经》，其中称火针为燔针、焮针，称火针疗法为焮刺。如《灵枢·官针》言“九曰焮刺，焮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素问·调经论》言“病在骨，焮针药熨”。其中“燔针”、“焮针”即指火针。焮刺，即用火烧针后去刺的火针疗法。《中国医学大辞典》注：“燔针，烧针而刺之，即火针也”；“焮，火灼也”。明代·吴鹤皋释：“焮针者，用火先赤其针而后刺，此治寒痹之在骨也”。可见，“燔针”、“焮针”，为火针的最早名称。

历代医家对火针疗法的称谓繁多，汉代张仲景取其用火烧针，具有温热作用之义，在《伤寒论》中称其为“烧针”、“温针”；宋《针灸资生经》取其烧针时针体的颜色，称之为“白针”；《圣济总录》则以“烙”言火针，其云：“烙即火出，亦谓之燔针劫刺。烙法当用火针”；民间亦有称“煨针”的，煨也火烧之义，高武《针灸聚英》火针条中载有：“川僧多用煨针，其针大于鞋针。”

约晋之时，始见“火针”的称谓，如陈延之《小品方》中记载：“初得附骨疽……若失时不消成脓者，用火针、膏、散，如治痢法也”（《医心方》）卷十五，（344—345）。此时开始直言“火针”。其后唐宋明清各代医籍典章中，多以“火针”

为名，如《千金方》、《医宗金鉴》等书中，均明言“火针”并有多处“火针者即古人之燔针”的论证。

因“火针”两字最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火针疗法的特点，故其沿用至今，约定俗成。因此，将这种医疗方法定名为“火针疗法”。

第一节 火针疗法的历史沿革

火针疗法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历代医家的总结和完善，最终成为一种独特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发展路程是漫长而艰苦的。

从自然发展规律及考古资料等方面寻根溯源可以推论，火的发明和使用，远古时期砭石术刺病的应用，已为火针疗法的萌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中记载的以砭石热熨疗痔的方法，已经有了朦胧的火针疗法的描述。而火针疗法的确切文字记载，首推《黄帝内经》。

一、秦汉时期奠定了火针发展的基础

秦汉时期，我国医学经过数千年的自然发展已到了理论体系形成的新阶段，现存的这一时期的医学代表作——《黄帝内经》不仅详细记载了当时医家对中医理论的精辟论述，而且就当时的各种医疗方法进行了筛选分类与归纳，为这些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奠定了基础。火针疗法就是这一时期，被筛选出的一种疗法。《黄帝内经》是火针疗法的第一次明确记载，从而确立了此种疗法在针灸学术中的地位，为其进一

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后，火针疗法被医家们广泛应用，治疗范围不断扩大，不但用治痹痛，经筋病，而且用以助阳、发汗、祛邪解表，但因其理论与实践尚不成熟，故其时多有所误。所以，医圣张仲景有感于时医火针多以致祸的现象，在《伤寒论》一书中屡屡言及火针的变证和禁忌证，丰富并发展了火针疗法的内容，使之逐渐发展成为临床治疗中比较成熟的一种实用、有效的疗法。

《黄帝内经》中称火针为“燔针”或“焮针”，并将火针与当时筛选出的其它针具并称为“九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详述了九针的不同形态和用途：“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镵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员针，长一寸六分；三曰铍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镵针者，头大末锐，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泻分气；铍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峰，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尖如毫，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气因之，真邪俱往，出针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挺，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其中的大针，即火针的误笔。对此，高武在《针灸聚英·火针》中曾解释为：“火针，以火烧之可用，即九针中之大针是也。其针大于气针，故曰大针者。其功能治风邪入舍于筋骨间不出者，宜用之。”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九针

式》一篇中则直接将大针称为火针“九曰火针，取法于锋针……”，在“九针图”中也称“大针，一名燔针，长四寸，风虚肿毒，解肌排毒用此。”吴谦《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解释曰：“大针者，即古人之燔针也。”从临床的应用来看，大针针体较粗，不适宜一般的直接针刺治疗，但以火烧之而刺则很容易。从治疗作用来看，《内经》大针以治疗关节水肿积液，而对此治疗唯用火针最好。从以上几点可以认定，大针即为《内经》时代火针的针具。

《内经》中九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而九针中大针与其它针具相提并论，这说明火针疗法在《内经》时代已经开始自成独立的体系，成为针灸疗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黄帝内经》中将火针疗法称为焮刺法，如《灵枢·官针》篇在论述九种特殊刺法时云：“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一曰输刺……。九曰焮刺，焮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其中焮刺即用火针刺治之法。《黄帝内经》中还对火针疗法的临床适应证、禁忌证、施针方法等多方面进行了记载和论述。

《黄帝内经》最先提出“刺燔针取痹”的火针治疗证候，开辟了火针治疗学的历史。又进一步提出：“焮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灵枢·经筋》），明确了火针适用于因寒邪引起的寒痹证候。而因热邪引起的痹证为其禁忌。继而又将火针适应证从寒痹扩展到经筋、骨脉等病的范围。可见当时已经清楚认识到火针的温经散寒作用，并开始辨证施用火针术了。

在操作方法上，《灵枢·经筋》中提出：“燔针”，“以痛为腧”的取穴方法、“劫刺”即疾刺疾出的针刺方法，和“以

知为数”的术中取效标准，这些基本的方法至今对后世的火针操作还具有重要影响。

《灵枢·寿夭刚柔篇》记载：“刺寒痹内热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焯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针对劳心者（大人）和劳力者（布衣）的不同体质特点，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疗方法，揭示火针疗法适宜于体质强壮者，这是《内经》中对火针疗法的又一贡献。

另外，《灵枢》中还有一些有关大针的论述，如“以取大气不能于关节者也。”“…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九针论），“以泻机关之水也”（九针十二原），“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官针）。用大针引导经气的作用，治疗关节经气不通和关节水肿。“肠中有虫瘕及蛟蛭……以大针刺之。”（厥病），用治腹中虫证等。这些也是对火针适应证的论述。

总体而言，《内经》时代已经对火针疗法的名称、针具、刺法、主治、适应证候、禁忌证候及运针方法等有了较明确系统的认识，并在临床治病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虽然其对火针疗法的一些细节问题，诸如针具的质地、热源等未予描述，其应用范围与禁忌亦嫌粗糙，但它是有史可考的，火针疗法第一次系统总结，在火针疗法的发展历程中树立了首座里程碑。

秦汉时期又一部医学经典《伤寒论》称火针为“烧针”、“温针”，其中尽管未曾直接论述火针的针具、操作、主治病证等，但如《针灸聚英》所言：“烧针法，仲景以前多用之以致祸，故伤寒书屡言之。”即医圣张仲景有感于滥用误用火针的时弊，详细描述了有关的见证，进而提出了有效的补救措施，为火针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火针的变证，《伤寒论》太阳病、阳明病、少阴病中均有论述。计达到十余条。

太阳病误用火针，多致惊。如：“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太阳病中风，经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

阳明病误用火针，可发黄。“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也可有神志变化，如“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愤愤反谵语。若加温针，心怵惕，烦躁不得眠”。

少阴病，误用火针可见咳、下利、谵语。“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也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伤寒论》不仅详细描述了火针变证的发病过程和病变证候，而且对某些变证提出了补救的措施，如“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伤寒脉浮，医者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有关变证的转归预测《伤寒论》153条言，“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润者，难治”。

《伤寒论》在论述误用、滥用火针引起变证的同时，最先提出了针孔保护的问题，言道：“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

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虽然汉代尚未形成无菌操作的概念，但张仲景从反面告诫医生有必要对针孔进行妥善保护，以防感染红肿，并传授了针孔感染诱发奔豚后的治疗方法。若医者在治病过程中充分注意各种引起变证的情况，勿犯其逆，则可以预防变证的发生。

《伤寒论》没有正面论述火针适应证候，但从其所论变证的发病过程可以推论，汉代火针的应用并未局限于《内经》的范围，而是更多地运用其火热之性，以达发汗解表的治疗目的。虽《伤寒论》对因火针使用不当而致的变证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从反面提出了火针疗法的诸多禁忌证。但是，张仲景并未因此而否定火针疗法的存在价值，相反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仲景丰富和发展了火针疗法的应用范围和内容，使之逐渐发展完善，成为临床治病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晋隋唐时期火针临床应用大发展

这一时期，火针疗法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火针的名称直呼于此，而且火针的治疗范围较前有了很大扩展。火针疗法已经用于内科、外科以及急证的治疗；同时，火针的选穴、操作、禁忌等问题均已提出，而且出现了火针治疗的医案记载。

晋代我国现存的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对针灸经络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全面总结了我国针灸学的理论及临床经验。书中对火针疗法的论述未出《内经》之右，但肯定并转载了《内经》中有关火针的内容，为火针的流传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晋代陈延之《小品方》中最早出现了“火针”的名称，书中记载：附骨疽“若失时不消成脓者，用火针、膏、散”，这也是火针疗法用于外科证候的较早记载。疗眼生翳肉覆瞳子者方言：“取针烧令赤，烁著肤上，不过三烁缩也。”第一次把火针疗法应用于眼科疾病，开创了火针治疗目疾的先河。

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中不但将火针用于治疗痹证，而且多用于外科疮疡痈疽、瘰癧痰核和出血，同时也用于内科黄疸、癫狂等证。如记载：“痈有脓便可破之，令脓宜出，用铍针，脓深难见，肉厚而生者用火针。”又言“…当头以火针，针入四分瘥。”“外疔痈疽，针惟令极热”，“诸漏结核未破者，火针使着核结中，无不瘥者”。“治酒醉牙齿涌血出方，烧钉令赤，注血孔中止”。“侠人中穴火针，治马黄疸疫通身并黄，语音已不转者”，同时孙氏在刺鬼十三针法中，其鬼路、鬼枕、鬼床、鬼堂四穴，刺法中均言“火针七铍，铍三下”。在孙氏的记载中也提出了火针“令极热”的操作要点和火针刺“侠人中”、“鬼路、鬼枕…”等穴位的记载，打破了火针“以痛为腧”的选穴方法。同时孙氏还提出了火针的禁忌穴位：“巨阙、太仓，上下篇此一行有六穴，忌火针也。”

宋代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中以医案的形式，记载了火针疗法在内科疾病中的应用，描述了心腹痛、哮喘、腹寒热气、腰痛、尸厥、膝肿等多种病证的火针治疗过程。如治心腹痛，“…令女儿各以火针微针之，不拘心腹，须臾痛定”；又如治哮喘，“只缪肺俞，不缪他穴”。王执中在书中记载火针治疗病案四则，均论述甚详，钩画清晰，使人读之，即对其发病及治疗的全过程有了全面的了解。他不仅开创了火针病案记载的先例，而且应用火针刺法灵活。取经穴或痛处，甚

则“不拘心腹何处”，“以火针微刺之”，均见疗效。说明他对火针方法的运用已达随心所欲的地步，堪称火针之大家。

这一时期还有许多火针的记载，如《圣济总录》中不仅明确提出痈疽成脓期是火针治疗的最好时机，而且从机理上进行了探讨，认为：“肿内热气，被火夺之，随火而出。”即火针起到了以热引热、引邪外出的作用。从而完善了火针治疗痈疽肿疡的理论，开创了火针治疗的新天地。《外台秘要》中详细描述了用火针去除脑后结节的方法，为火针治疗体表肿物的先驱。

三、明清时期火针疗法发展到新阶段

这一时期，火针疗法在前代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为广大医生普遍肯定和接受，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使之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当推高武的《针灸聚英》。

明代针灸大师高武的《针灸聚英》，系统总结了前人的火针成就，不仅详细论述了火针疗法的针具材料、制作、加热方法、刺法（进针、深度）、注意事项及其适应证、禁忌证，而且阐述了火针疗法的功效机理，并把火针疗法同气针法、灸法进行了比较。这些在其前的文献中未曾见到过，均为高氏首创，其论述之深度及广度，在多年之后亦无人能出其右。

高武对火针疗法的阐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针具材料的选择：高氏颇具匠心地选择了耐烧的熟铁制造火针，并分析说：“世之制火针者，皆用马啣铁，思之令喜意也。此针惟要久受火气，铁熟不生为上，莫如火炉中用废火箸制针为佳也。初制火针，必须一日一夜，不住手以麻油

灯火频频蘸烧，如是终一日一夜，方可施用”，说明早在明代，已有了较成熟的火针针具制造工艺。

加热方法：高氏采用麻油灯火烧针，并描述了烧针时应注意的细小技巧问题，如“烧时令针头低下”，“先令他人烧针，医者临时用之，以免致手热。才觉针红，医即取针”等，这些充分显示了他娴熟的火针技艺。其中“烧针至通红，用方有功，若不红，反损于人，不能去病”仍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刺法：高氏讲究：“以墨记之，使针时无差。穴点差，则无功……”，“先以左手按定其穴，然后针之”。高氏是第一位提出穴位标记的医家，其双手运针法亦为新颖。

针刺深度：高氏告诫医者要根据病人的胖瘦和病位的浅深，灵活掌握进针深度，“切忌过深，深则反伤经络，不可过浅，浅则治病无功，但消息取中也”，消息取中就是适度进针，刺深适中的意思，只有掌握了针刺的深度，做到适度进针，才能达到应有的治疗目的。

适应证：高氏主要继承了火针治疗外科疮疡疾患和内科痹证的成就，肯定了火针破痈、消癥、薪痹的作用。并详细记载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技巧，主要涉及溃脓、癥块、结积、风湿痹证、瘫痪等证。其中对瘫痪的治疗，提出“火针大开其孔穴，不塞其门，风邪从此而出”，“尤宜火针易获功效”等论述。

禁忌证：高氏提出“人身之处，皆可行针，面上忌之”的观点。并最先注意到夏季之时，火针治疗后，因针孔保护不利，易变生他证，因而提出，夏季“切忌妄行火针于两脚内及足”，并有“大醉之后，不可行针”的告诫。

理论探讨：高氏对火针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归结出火针引气、发散两大功用，并用比较学的方法，从功效、掌握难易、给患者造成的痛苦三个方面，比较了火针、气针和灸法不同，论证火针疗法优于灸法和气针法，从理论上给予火针疗法以高度评价。

心理准备：由于火针疗法的独特性，决定了应用火针时须具备必要的心理素质。高氏言：“须有屠儿心、刽子手，方可行针”。这是要求火针医生要具备果敢、坚决、干净利落的办事风格，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运用火针。另外“凡行火针，必先安慰病人，令勿惊心”，使病人抛弃恐惧心理，配合医生操作。此点也是火针治疗成功的关键之一。

可以说《针灸聚英》的问世，标志着火针疗法的成熟和完善，使之从理论到实践发展到空前的高水平，为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期还有其它的许多医籍如：《针灸大成》、《针灸集成》、《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外科正宗》、《疡医大全》、《理渝骈文》以及《证治准绳》、《本草从新》、《重楼玉钥》等都有火针疗法的记载，但总体而言，对火针的适用范围较窄，多未离前人旧臼。比较有新意的，有《明史·周汉卿传》中记载的周汉卿用火针治疗肠痈的史实，可惜记载过于简略；《外科正宗》中以火针治疗瘰癧，至今仍广泛应用于淋巴结核的治疗实践中。陈实功以火针治疗的病谱较广，涉及筋急、痹证、瘫痪不仁、癰疽、积聚、痈疽发背等病证，尤为突出的是，成功地治疗了眼科疾患，显示了火针疗法的强大生命力。王肯堂则在肯定火针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凡近筋脉骨节处不得乱行针烙”，丰富了对火针疗法的禁忌证认识。

清朝后叶及民国期间在众多医家的不懈努力下，火针疗法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使火针疗法同针灸学一起，受到重药轻灸、重灸轻针及重视西医、否定中医思想偏见的排挤和歧视，或兴或衰，几经起伏周折，从其学术发展的顶峰跌入低谷，逐渐衰落，濒于失传。尽管在医学学术界倍受冷遇，但火针疗法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仍活跃于民间，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

第二节 火针疗法的现代发展

火针疗法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浅入深，逐渐成为临床防病治病的独特治疗方法。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发展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政策，对传统医学给予了殷切的关怀和大力的支持，使中医学、针灸学得以新生，火针疗法也随之从濒临灭亡的边缘重新得到重视和推广。

50年代后期，北京市中医医院针灸科贺普仁教授首先发起和倡导了火针疗法的临床使用，使这一古老疗法焕发出新的活力。几十年来，贺老不仅在临床实践中坚持应用火针治疗各种病证、第一个指导研究生专题深入研究火针的治疗作用及其治疗机理、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火针的论文，而且在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多次举办火针学习班或专题讲座，向人们讲解火针的有关知识，演示火针的操作要点，可以说贺老的火针学生已经遍布全国各地。近年贺老又在其著作《针具针法》一书中列“温通法”专篇对火针疗法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选择了火针治疗的

数十个病种，从病因病机、治疗方法及临床病案举例等方面进行了介绍。1991年，为了继承和发展贺老针灸的学术思想，“贺氏三通法研究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做为三通法之一的温通法即火针疗法，一定会在此会的努力下得到进一步的普及、推广和提高。

70年代，山西省针灸研究所所长师怀堂主任医师，潜心研制成功了新火针针具及其操作应用法，使火针针具系列化，进一步推动了火针疗法的发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传统医学领域中的应用，电火针和电热针应运而生，相继问世，火针疗法已愈来愈为人们所重视和喜爱了。更多的医疗工作者致力于火针疗法的研究和应用，有关火针的学术论文在各种医学期刊上不断发表，增加了火针疗法的深度和广度，使之日益放射出更为耀眼夺目的光彩。

一、贺氏温通法

贺氏温通法是北京市中医医院教授、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北京针灸学会会长贺普仁教授创制的“三通法”内容之一。所谓“通法”就是针对各种疾病均为经脉不通的病理机制，利用针灸的不同治疗手段，激发正气来复，迫邪外出，使经脉通畅，气血调合，百病得除的针灸法。由于所用的针灸治疗方法主要可以归纳为微通法、温通法、强通法三部分，所以合称为“三通法”。其中“温通法”是指以火针和艾灸施术于穴位或一定部位，借火力和温热刺激，温阳祛寒，疏通气血，治愈疾病的方法。火针多用于病势较急者，艾灸多用于病势较缓者。

贺老的火针疗法特点如下：

（一）阐发火针的治疗原理：贺老本于《内经》，认为阳热充盛则阴寒可除，寒去凝散，经络畅达，气血调和，诸疾自愈。火针疗法唯借火力，无邪则温补，有邪则胜邪，具有祛除寒邪、补益阳气的作用。无论病情寒热虚实、病灶轻重远近，无所不宜。“盖寒病得火而散者，犹烈日消冰，有寒随热散之义。热证得火而解者暑极反凉，有火郁发之之义。虚病得火而壮者，犹火迫水而气升，有温热补益之义。实病得火而解者，犹火能消物，有实则泻之之义。痰病得火而解者，以热则气行，津液疏通故也。所以火针不伤人，以壮人为法。若年深日久，寒病痼疾，非药物所能除，需借火力以攻拔之”，只要“其人肌肉尚未尽脱，元气尚未尽虚，饮食能进”，“乃能任此火针痛楚”均可收到较好治疗效果。

（二）规范了火针的操作方法：贺老主张施用火针时，医者应右手拇、食、中指持针柄，左手持酒精灯，靠近穴位（或部位），针头低下将针尖及针体下端烧红，并兼顾所刺穴位或部位。初涉者可进行穴位标记。针烧通红后，迅速刺入穴位，并即刻敏捷拔出（一般只需 0.5 秒），出针后，用消毒干棉球轻按针眼，减少其不适感。

（三）扩大了施术区域：贺老突破了古人“面上忌火针”的局限，认为面上并非绝对禁针区，根据病情需要，也可运用火针，但凡接近五官部位的穴位要注意安全；避免误伤五官。一般面上采用细火针浅刺为佳，因火针术后遗留一个小的烧伤痕迹，需数日方可消退，因此在面部施行火针事先应取得患者的同意，事后应嘱患者保护针孔，避免感染。正常情况下，面上火针后不会留下永久性痕迹，不影响面部容貌。

(四)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用针：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和病灶部位，选择适当的经穴或阿是穴，也可循经取穴。一般新病刺浅，久病刺深，头胸背及手足浅表部位浅刺，而肌肉丰满部位深刺。贺老在临床上多用点刺法，但久病或一些特殊病症可留针，甚至在留针过程中施行治疗手法。病人的就诊间隔因病情而别，急性病可连续每日行针，慢性病可隔 2 天或 1 周 1 次，6 次后休息 1~2 周，长期用针。

(五) 扩大了火针的适应症：贺老用火针，不但治疗传统的痹痛、疮疡，而且将其用于临床各科近百种疾病的治疗。经常用于疼痛、麻木、癥结、瘰癧等。

(六) 归纳和探讨了火针的注意事项：患者有惧怕心理则应充分做好解释工作，不使患者知道针已烧红，避免病人紧张。烧针必至通红，否则不易刺入且痛剧。操作须胆大心细，胆小则针刺不准或刺不到一定深度，或针体胶著皮肉，不易拔出。靠近内脏、五官、大血管及肌肉较薄的部位应慎重而浅刺。行针前严格消毒，术后保护针眼，当日不要洗澡，以防感染。根据病情需要，尚可配合一般针灸，加强疗效。

贺氏温通法开创了火针疗法的新纪元，必将推动火针疗法的临床应用，提高疗效，为解决一些疑难病症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手段。

二、师氏火针法

师氏火针法是山西省针灸研究所所长师怀堂主任医师研制的“新九针”法内容之一。

师氏集 40 余年的针灸临床经验，在《内经》九针的基础上，改革研制“新九针”：毫针（含长针）、三棱针、钜针、磁

针、磁圆梅针、镊针、锋勾针、铍针、火针、梅花针等，其中火针是“新九针”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包括一系列的不同规格和型号的火针。师氏还就火针的临床应用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为火针疗法的推广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改进火针针具：师氏用金属钨制作火针，这种火针具有耐高温，不退火，变形小，不易折，高温硬度强等特点，并根据不同治疗用途的需要，分别制成六种不同形状和规格的火针，其火针规格有：细火针直径 0.5mm；中火针直径 0.75mm；粗火针直径 1.2mm；三头火针为三针缠制一体，每针直径 0.75mm；火镊针，针头为黍粒状，针形同镊针；火铍针，针形同铍针。除三头火针外均系木柄，各针柄长 5cm，针身长 5cm；三头火针针柄长 9cm，针身长 3cm；除镊针、铍针外，各针尖均呈松针形。

（二）完善操作方法：师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火针的操作有了新突破，如用镊针按压穴位，以压痕作为选穴标记，禁用染色标记法，以防形成墨痣。患者随病种不同选取仰卧、俯卧、侧卧姿势。医者右手毛笔式持针，烧针时将针身倾 45℃ 放于火苗上，根据治疗的需要烧至白亮、通红、微红三种热度，分别施以速刺、浅而点刺、慢而烙熨三种刺法。刺毕立即用力按压针孔以减轻痛感，严禁揉搓，以防出血。

（三）注重辨病施针：师氏提出根据病种、体质、病位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刺法，如深而速刺法，针刺深度基本同于毫针，烧针至白亮，速进疾出，用于慢性胃肠炎、顽固性失眠、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中风后遗症、各类关节炎、阳萎、痛经、骨关节结核、疖肿排脓等大多数内、外、伤科疾病。浅而点刺法，烧针至通红，速入疾出，轻浅点刺，主

要用于各种小面积的痣疣瘤及面部其他疾病。慢而烙熨法，烧针至微红，在施术部位表面轻而稍慢地烙熨，多用于直径大于 5mm 的痣疣、溃疡及肛周疾患等。

(四)因病选用针具：师氏应用火针治疗近 60 种疾病，但临床所用针具不同。中粗火针用治各种关节积液、囊肿、小面积粘膜溃疡、乳痈、疖肿排脓、脂肪瘤、小面积色素痣、血管瘤、各种疣等。火铍针、火铤针多合用，先用火铍针迅速烙割，再用火铤针烙熨修补，并可强化止血作用，如外痔、皮肤赘生物、高凸的疣、瘤等，切割至与皮肤相平为度，然后以无菌敷料包扎。火铤针还适用于浅表溃疡、肛裂、浅表血管瘤、大面积浅表痣、老年斑、内痔、白癜风等。三头火针主要用于烙熨中等大小的痣，高出皮肤 0.5mm 以上的疣类、雀斑、老年斑、粘膜溃疡等。

第三节 火针作用原理

火针疗法借“火”之力而取效，集气针（毫针）激发经气、艾灸温阳散寒的功效于一身，临床常有事半功倍之效。究其作用原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借火助阳

借火助阳，即借助火热，温壮阳气。火针疗法通过加热的针体，经腧穴将火热直接导入人体。这种被导入的火热，通过腧穴、经脉，在人体内可以直接激发经气，鼓舞血气运行、温壮脏腑阳气，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通过对传统经络学说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古代的经络学说，实由经脉经气学